

# 童年懵懂读书乐

## 春来早

郭宗忠

天气预报的最低温度达到了零摄氏度以上。出门,微风,天色雾蒙蒙的,正午的太阳也似笼罩着一层薄纱。适宜散步。大杨树上的杨花已经吐蕊,几天的时间就会长到三四厘米,到飘飘扬扬时,长度要达到十厘米左右。转瞬,这杨花就会飘满一树的花穗,远看像行云。杨花是大自然里最不像花的花,有人抬眼看看,就算是对它的赏识。

在什刹海边上散步,野鸭岛附近,桃花的骨朵张开了小嘴。在西北沿西头郭守敬纪念馆的假山上,发现了零星星星开放的迎春花。这花一旦迎着寒风开放,春天已经势不可挡。

春天不是一下就涌到你面前的,它们是一点点出现的。苔藓长出了触须,艾蒿早已在落叶的棉被下长出新芽。一只蝴蝶不紧不慢地飞过我的身边,仿佛一片落叶翻了一个身飞了起来。

有孩子们的地方就是春光。孩子们跑着,顾不上大人的唤归声。去河里踏冰,新穿上的棉鞋会漏进冰窟窿;在沙滩上摔跤,会扯坏了棉衣上母亲缝上的核桃疙瘩扣子;在树林里拾柴,满树林子里跑……童年和春光总是连在一起的,孩子们吹响了柳笛,挖出了茅草根,爬树掏了鸟窝,找到了紫花地丁的花朵,看到了杨树和柳树萌芽的鹅黄,迎面遇到云团涌动的春风。

多美啊,春天来得早啊,遍布四野的声音,正是万物的窃窃私语。

## 我的奖牌

周钢

我家墙壁上挂着近百块各类运动奖牌,闲暇时,我经常不由自主地,走上前去抚摸它们。退休之后,我还在长期坚持健身锻炼,取得的每一枚奖牌都是来之不易的。

最新的一块奖牌,是2023年第48届武汉7·16渡江节奖牌。疫情三载已过,重振武汉雄风,再展荆楚辉煌,市民们争先恐后报名渡江节,积极参加渡江测试。室内400米蛙泳10分钟内合格,我有幸成为本次渡江选手之一,经过数次江边集训及东湖方队试渡,达到了组委会横渡长江标准的要求。

渡江节当天一大早,我们武昌区方队的选手,聚集在指定地点,整装待发。1800余名渡江运动员组成28个方队,我们武昌区“江流贤胜,大成武昌”方队排在第18个方队。

8点40分,一声令下,横渡长江开始。各方队以队列的形式,依次从武昌汉阳门一号明口码头下水,游至汉口江滩三阳广场起水,约6000米。

渡江节主席台旁,武汉长江大桥、武昌桥头上人头攒动,桥下护栏外也挤满了人,堤岸上人墙般的观众手举手机,争先恐后抢拍渡江壮举。

武昌方队有条不紊地手拉手逐排入水,每排六人。我们头戴黄色泳帽,身穿蓝白泳装,腰系橘色救生漂包。入水后,队员们紧跟标语牌后的旗手,个个奋力朝前游去。队员们还要把握好前后左右队友的方位,彼此提醒保持队形。

游至第三个桥墩后,方队向斜下方转向。我在右一位置,发力转向,连续点水蛙泳,江面不时掀起大浪。江浪把我抬到谷顶时,我马上深吸一口气,江浪把我推到浪底时,我在水中深吐一口气,周而复始,也是快乐至极。抬头仰望浩瀚长江上,一条巨龙由渡江方队排列而成,向东而去。

渡江时,江水变化多端,有缓流也有激流,有回流也有顺流,难在时刻要保持队形的方阵不变形。我可谓“瞻前顾后”,时而加速,时而减速,抢游慢游相结合,有时踩水,有时漂游。

由远而近的武昌方队,在队旗的引领下,游着整齐的方阵,高呼“我运动,我健康,我快乐”的口号,向起水点游去。眼望汉口江滩三阳广场,红旗招展,岸边人山人海,欢呼声和口号声此起彼伏。

每每看到这枚奖牌,我便会想起那次难忘的渡江经历。运动让人健康,运动也让人快乐。

## 风雪夜归人

王太生

那个人,头戴斗笠,或撑一柄伞,身上背着包袱,在风中和雪中,踩着歪歪斜斜的足迹走远了,消失在旷野。

风雪夜归人,是诗和画,是一个背影,一团雾,一种让人痴迷的意蕴。

风雪夜归人有一种孤独与迫切,他归心似箭。窗口昏黄的灯光在夜晚被放大了无数倍,那个人点一炉火红的炭火,烧一壶咕嘟翻滚的茶水,在家中等他。

经过的路上,有半掩半闭的小酒馆,在寒夜飘出一线光,里面溢散热气和酒香。但这些都无法吸引他。他走得头冒汗,在所走过的路上,凛冽的空气中,有他呼出的一团热气。

在我精神的雪野,走过几个超脱的人,他们是从古代走来的风雪夜归人。

“日暮苍山远,天寒白屋贫。柴门闻犬吠,风雪夜归人。”千年前的唐朝,诗人刘长卿赶路投宿山中人家,夜幕降临,连绵的山峦在苍茫的夜色中变得更加悠远。天气寒冷,眼前几间简陋的茅屋也显得清贫。半夜里,忽然传来一阵犬吠,把他从梦中惊醒,睡眼惺忪地从窗口望过去,原来是房子的主人冒着风雪回家了。

有着类似经历的,还有诗人戴叔伦。他在《除夜宿石头驿》里感慨:“旅馆谁相问,寒灯独可亲。一年将尽夜,万里未归人。”这时他正在赶往故乡的路上,没来得及在除夕赶到家,心生悲切。夜归,是风雪无阻地赶路,但滞留旅舍里不得归,自己的内心也遭遇了一场大雪。

这境遇,另一个叫崔涂的诗人也遇上了,“乱山残雪夜,孤独异乡人”。跋涉在崎岖又遥远的路上,客居在万里之外的荒凉之地,残雪映寒夜,对烛夜坐,他这异乡客,离亲人越来越远,孤独地在漂泊中度过除夕夜。

我便想象,在某个冬天的傍晚,我拢着袖子出门应酬。有个朋友在城河对岸喊我,虽然近在咫尺,我还得绕半个城,才能到他家喝酒。品咂完桌上的小鱼烧成菜,已是深夜,屋外不知什么时候起风了,还飘着雪花,我踏着薄雪,高高低低地走回家。

一场大雪,把一个回家的人,成就得那么美。把一种归家的情愫,安排在一个风雪天,似乎就很合适。

夜归的路上,雪花乱舞,可以回首这个人在这一年所做过的事。回家的幕布上,有他这一年的喜和乐。此时,万籁俱寂,一个人在走路,能听到自己的心跳和脚步声。

寒夜、风雪,这两个词扯在一起,是两个容易让人敏感的印象,它使人的内心柔软。

亮西斜呢?那时我就暗暗发誓:长大识字了,我也要读书!

上小学以后,我就迫不及待地给母亲当“第一替补”,凡是母亲看的书,都被我像猪八戒吃人参果一样吞下去。现在专家提倡学生“要学会连滚带爬地读书”,其实,当年我早已躬行践履——猜读,跳读,懵懂地读,贪婪地读,如春风快速滚过湖面,激起浪花点点。书中的虎胆英雄,暗夜谍影,深宫秘史,异域风情……使居住在闭塞大山里的我,如武陵人进入桃花源,感到无比的新奇和惊喜。

可惜好景不长,不久就赶上文化大革命。那是书荒年月,寻书如寻宝,难于上青天。高尔基《书迷》中的彼什柯夫为读书情愿挨打,我为借书情愿挨累。我曾放学后步行十几里,到乡下同学家借《渔岛怒潮》,回来时已是天青星欲滴,远远地听见母亲寻觅的呼喊。我曾在刮大烟泡的冬天,帮邻居上山拉烧柴,在“朔风吹,林涛吼,峡谷震荡”的深山里伐站干(枯干而未倒的树),为的是借一本《林海雪原》。我曾到废品收购站帮忙,整理

废旧书刊,打包过秤,干一整天的报酬是一本书——我选的是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,至今我还能背诵“人最宝贵的是生命”那段经典名言……

正是在书中,我知道了江姐的坚贞不屈、牛虻的百折不挠;见识了《敌后武工队》的神出鬼没,《保卫延安》的恢宏画卷;看到《悲惨世界》人们的苦难,《在人间》生活的艰难;更醉心地聆听《红旗谱》《青春之歌》,被英雄们感动得热血沸腾,恨不得自己也在“烈火中永生”。“烈火”虽然没有遇到,但这些书却在我幼小的心灵里撒下真善美的甘霖。

陆游在《老学庵笔记》里说,他小时候偶然见到陶渊明的诗,欣然会心,看得入神,直到月上中天都忘了吃饭。童年的我,读起书来,与放翁他老人家同样地痴迷。晨光夕照里,瓜棚豆架下,一卷在手,如饮兰陵美酒,如对春花乱开。

一个长夏的下午,我与哥哥去离家几里外的地里干活,侍弄土豆。到地里后,为了能先看一会儿书,我让哥哥先铲地,我后背垄。



冰上的天鹅

近日,西伯利亚远途而来的白天鹅栖息在北京怀柔水库,夕阳下形成一道美丽的风景线。

孙永东摄/视觉中国

## 新年压轴戏

何愿斌

舞龙灯是故乡新年的压轴戏。

故乡的龙灯为板龙。龙灯由龙头、龙身、龙尾三部分组成,板桥间用木棍相连,转动自如。色调以红色为主调,象征日子红火、万事吉祥。“削竹为骨,黏纸为龙。”龙灯制作包括扎制、裱糊、上彩、组装等环节,是集竹扎、木雕、绘画、剪纸为一体的民间艺术。在旧时,龙灯制作工艺属于家传秘方,并不对外展示。

出灯的日子自正月初二开始。这一天,大人们早早地将晚餐准备好,然后全家一起去看灯。“咚咚锵,咚咚锵……”顺着锣鼓声响,我朝远处的马路上看,一条长龙红光闪闪,昂首摆尾蜿蜒前进。行到池塘边时,水里

倒映出又一条金龙,煞是好看。隆冬的村庄一扫寒冷,立刻沸腾起来。

龙灯队伍长达数十米,走在最前面的是牌灯,牌灯引路到了哪一户,就表示表演即将开始。主人连忙将准备好的糕点、红包放置在客厅大桌上。接下来的是锣鼓队,锣鼓开路,主人燃放鞭炮“接龙”。在我考取师范那年,父亲坚持要接龙灯进屋表演。龙灯行到门口,锣鼓稍歇,披红挂绿的龙头对着正门仰天长啸,邻居的小孩在龙头下钻来钻去,摸摸龙须,以沾喜气。长龙进屋表演,是一门技术活。我家客厅并不宽敞,舞灯人依然能够灵巧地进出自如,令人惊叹。看到我家简陋的瓦屋堂心,龙头威武耀耀,龙身光彩熠熠,我少年时的震撼难以言说,千年文化传统魅力深深烙印心田,不可磨灭。

## 我的旧识草木

下白色的根。扎根的地方,又长出茎,又长出细长如剑的叶子,再继续向四边延展着。

这草生命力强,不容易死。村人薅草,尤其薅金谷兰的时候,得选择雨后,地泡乎乎的,抓住金谷兰的根部,慢慢地连根扯起。扯起的草不能放在地上,否则,第二天它会继续扎根的。

牛爱吃这种草,吃的时候尾巴一甩一甩的。我曾经尝过,金谷兰的草汁带着微微的甜味。金谷兰的根部,经常住着蟋蟀。夏日的黄昏,在乡村土路上走着,路边是铺展开来的金谷兰,每一丛金谷兰的下面,都传来吱吱的虫鸣,清亮亮的,如一颗颗露珠在滚动着。此时,你会从心里感到,乡村的黄昏是宁静的,也是平和的。

金谷兰的学名,是多年后一个生物老师告诉我的,叫马唐草。后来查古书,才知道它“堪舆马,马食如糖”。它还是一味中药,“煎

取汁,明目润肺”。

村子的中间,有一口水井,水是从上面山崖上引下的泉水。井里的水白亮亮的,清清凉凉的,有些沁人。井水贮满了,就从井边的洞眼汩汩地流出来。有人在下面不远处垫了一片土,引入井水,就成了一片水田。到了夏季蝉鸣的时候,栽上秧,这里就有一种田园风光。

秧苗在长,草木也在长。水里的草木,最多的是鸭子脚板,它的叶子是心形的。那叶子绿得干净,光滑平滑。有时,摘下一片叶子摸摸,有一种滑腻腻的感觉。茎和叶子都很嫩,一捏,手指上就是一片绿色的汁液。鸭子脚板开紫花,也有的开蓝花。花很小,如一只只小小的蝴蝶,带着黄色的花蕊。

这草很好看,不知为啥叫鸭子脚板。它也有学名,叫鸭舌草,据说是因为这草叶的形状像鸭子的舌头。我觉得它其实是一种很好

## 除夕

赵国培

比火爆的春联  
更光鲜  
比性急的鞭炮  
更超前  
一颗颗心  
一双双眼  
早融入  
新春的门楣

电视前  
集合起春晚评审团  
餐桌上  
喷香着快乐总动员  
一年里  
投入多少热汗  
浇熟了  
今晚的团圆

城市赶回  
与乡间团圆  
漂泊赶回  
与亲情团圆  
数不尽的酒杯  
高举起祝愿  
无论盆地高原  
无论地北天南  
到处无眠

## 我并不孤独

甄伟东

我走了几十年的路  
体味过一个人的孤独  
但若大家叽叽喳喳齐聚  
格格不入的观点  
会导致更深的孤独

我积极参悟世界的真相  
探究的过程让我无比幸福  
一个人独坐沉思并非孤独  
两个人惺惺相惜  
即便远隔重洋也如同室相处

我并不孤独  
因为我看到一粒尘埃在阳光中漂浮  
我并不孤独  
因为我看到星河绚烂不舍征途  
我并不孤独  
因为我的思绪辐射了所有的事物

余显斌

在乡村生活,出门就是草,青青一片,带着露珠。很多乡村草木,就如自己的老邻居,几天不见,心里总有点思念。

村人说某种乡村草木名字的时候,外地人听不懂,因为村人说的是草木的小名,就如村人相见时,相互叫着小名一样。有时,在外面行走,听到一种草木名,感到很新奇。待到看到那种草木,就呵呵一笑道:“原来是它啊。”这样的草木是很多的,也让人感到很亲切。

金谷兰,这个名字好像只属于这个村的人。金谷兰草细长,有节,一般爱生长在玉米地里,也爱生长于道边。一根草芽,昨天还是一星,第二天早晨去看,就已经铺展开了。这种草的茎向四边延伸着,每一处节上,都会扎